

花間坊
HUJIANFANG

【行烟烟·著】



欢喜闹市

终结篇
HUANTIAN
XIDI

两国交锋，二王相争，从来都是血流成河，
这一次，另一个看不见的战场上，
欢喜博弈居然是——
用这天下之策，博你我一生幸福。



朝華出版社

【行烟烟·著】



欢天喜地

终结篇
HUANTIAN
XIDI

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欢天喜帝：终结篇/行烟烟著. —北京：朝华出版社，
2009. 11

ISBN 978 - 7 - 5054 - 1790 - 8

I. 欢… II. 行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5269 号

欢天喜帝：终结篇

作 者 行烟烟

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

责任编辑 王 磊

特约编辑 渔舟唱晚 蒹葭苍苍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八牛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

订购电话 (010) 68413840 68433213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360 千字

印 张 24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1790 - 8
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欢喜帝

终结篇

雄图江山，何为欢喜卷

目录

- 天下一 南帖兵事/3
天下二 中宫逆心/16
天下三 伐帖归京/35
天下四 风逝之殇/62
天下五 御驾亲征/88
天下六 两军定帅/100
天下七 初解心结/131
天下八 春风一度/158
天下九 功成骨枯/184
天下十 威慑三军/215
天下十一 北戡宁王/241
天下十二 六合伏服/267
天下十三 九天九泉/292
天下十四 情谋江山/318
天下十五 谁家天下/349
尾声 当时年少春衫薄/370



雄图江山，
何为欢喜卷



大历十二年春三月二十七日，上以工部尚书、端明殿学士沈无尘为使，赴北戡以咨国事，朝臣弗议。

四月初三，京中使司有报，邺齐太常寺少卿古钦起赴北戡；初六，枢府有报，南岵秦王邵景越领京北大军南下，过蒹蒙关，直逼寿州。

齐望墩上的夜风寒魄刺骨。

四月初，南岵境内莺飞草长，白日里艳阳金芒遍地而落，入夜后气温陡降，若是起风，便是如冬末之寒一般。

疏影婆娑，满山林木松松而伫，静得出奇，皎月苍辉扫叶而落，隐隐可见林下掩藏的遍山人马。

战马衔枚噤声，漆黑之甲隐入夜色之中；将兵去盔缨手执弩，一动不动伏于马背之上，眼望坡下窄道，个个蓄势待发。

云上月隐，寂静之夜愈显垂肃，耳边只留风扫树叶之音，沙沙之声似低鸣之渊，更慑人心。

一声响亮的喷嚏声蓦地响起。

人马立即有所颤动，弩机响动铁甲相触之音渐起渐伏，一触即发之时陡然传来一道压低了了的肃稳之声——

“莫要慌张，是自己人！”

士兵们闻声收手，紧张之情缓缓，暗吁一口气。

狄风回身慢慢扫过打伏众人，敛回目光，借着月色望向身侧方恺，小声问他道：“这点气候你都忍不得？”

方恺一脸臊色，狠掐了自己一把，“这南帖的天气真是见了鬼了，不过是昨夜受了点凉，谁知今日就……”

狄风抬手做了个住口的手势，回头朝下望去，眉头沉沉一动，闭紧了嘴，手将马缰松了松，又绕了几圈在掌间。

方恺憋了一会儿，又忍不住看他道：“将军，你腿上的伤……”

狄风瞥他一眼，“不碍事，小伤而已。”

方恺目光移下去，见他垂在马肚侧面的左腿比起平常要屈了几分，不由暗攥了一把缰绳，“将军将此处交与末将，放心回营休憩便是。”

狄风回头盯住他，面上带了黑戾之色，“休要再多言！”

方恺咬咬牙，撇过头，目光探至山下远处，双掌间满满都是冷汗，一刻一刻数着时辰。

眼见夜已过了大半，夜之最黑一过，天边即明，可东面却仍是一点动静都无。

随狄风策马执枪驰骋沙场这么多年，从未有过似此刻这般紧张不放心的时候。

无关成败与否，只是怕狄风拼命不休，伤势再重，若是于此处有个好歹，那该如何！

十日前大营为中宛黄世开援军所袭，狄风出战之时左腿中箭，幸在箭未淬毒，可伤口甚深，太医院的上舍生嘱咐这些时日里不得用力，可他却是不管不顾，仍是亲身带兵，以己作表。

按兵十日不动，待黄世开之部于盐州城外五十里处扎营后，狄风才召集众将，定了今夜袭营之计。

血仇血报，郢浼东路军中将士们哪一个能容得自己敬畏的主帅蒙此之辱！

命陈进领兵夜袭黄部大营，扰敌即退，佯装败逃，一路将中宛营中兵马引至此齐望墩之处，而后狄风亲辖兵于此，趁夜伏击中宛大军！

只是没人心中有底，黄世开是否真的会上当。

就算率兵来追，只怕一看见齐望墩，也会按兵不进。

方恺心下暗揪，眼望东面山口处，半晌都未眨眼，若是黄世开不领兵出营而追，为何陈进之部也久久不见人马之声……

怔迟之间，隐隐听见远方有马蹄踏地之音，还伴着忽起忽落的叫嚣之声。

方恺蓦地回神，似是不信自己的耳朵，策马上前一步，身子伏得更低，眯了眼朝山下打量。

还未看清之时，耳边便传来身侧狄风抽剑之声。

剑刃触鞘，金属相碰之声于这静夜中分外刺耳，连响三下，是为暗号。

全数兵马立即进入戒备之态，士兵们执弩以待，屏着呼吸，眼望狄风手中高举之剑，就待他一声令下，而后万矢齐射！

远处马蹄纷沓之声越来越响，越来越近，坡上已能望见山口处的火光，赤底黑字的陈字帅旗冲过两山隘口，高高逆风而扬，比其后火焰之芒更加耀目！

狄风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持剑右手紧了一瞬，眼睛一路跟着那高扬帅旗，渐移渐近……

山下，郤浣骑兵们疾冲入谷，速度飞也似的，只一瞬便至齐望墩之下，军中有人打了一个响鼻，而后众马齐齐掉头，沿坡陡上，其间一人狠命策马，还未及望见狄风，便远远叫起——

“将军，我们烧了中宛大军的粮仓！”

马鸣风嘶，那响亮的一声穿过山林之间，凌划众人耳侧，娑娑树叶随风而颤，山下一派兵马兴然之象，远处火光越来越盛，不多时便烧透了半边天，红光映灭了此夜之黑，似血泼苍穹，残艳无边。

方恺闻言心底大震，兴奋之情瞬时溢满胸腔，飞快地转过头去看狄风，“将军！”

中宛大营粮仓被烧，再无比此更振奋人心的了！

狄风面色不为所动，仍是望着远处山口，漆黑双眸映着那冲天之光，火苗在眼底暗跳，“你带一队人马至后山等着，待中宛大军入瓮后，下山堵其生路！”

方恺眼亮面红，大声道：“是！”随即回身，抽点了麾下一营之兵，策马率众往后面去了。

山下陈进之部人马上至半腰处便停了下来，先前传话之人驭马飞驰而来，至狄风身侧时满面均是喜色，“狄将军！”

狄风轻点头，面上僵黑之色松了一分，“中宛大军可有所动？”

那人咧嘴，捺不住心中兴奋之情，“黄世开老谋深算，甚是狡猾，本是根本不肯带兵出营！陈将军领弟兄们佯退之后，又遣了一队人马奇袭营后粮仓，纵火其间，中宛大军恼得都要疯了！狄将军且看着，他们定会派人前来追袭，以报毁粮仓之仇！”

狄风眼望山腰间陈进之部，见其帅旗已收，兵马都做隐伏之势，这才吩咐那人道：“回去告诉陈将军，一切按原先商议好的行事！”

那人领命而退，狄风脊背一挺，抬头遥望天边火光，握着缰绳的手紧了些，嘴角松动，脸上终于浮起一抹笑，只是那笑未得暂停便转瞬即逝，隐没于这血凉夜色当中。

能将中宛粮仓烧毁，当真是意外之喜！



由此看来，就算今夜设伏不成，黄世开日后也不能好过，中宛大军若不主动劫粮，便只能弃盐州之营往东而退！

如若还能诱其出至齐望墩下，将其痛败一场，势必会大挫中宛士气！

只是齐望墩此处易设伏兵，任是哪个稍有疆场之历的将帅也不敢贸然趁夜过此追袭敌军，只怕性子沉稳似黄世开者，纵是面对粮仓被烧之境，也不会愤然不顾此地之势而派兵强追过谷而行。

满山嘈杂之声渐渐隐没，夜又归静，远处火光之上浓烟滚滚，遮天蔽月，肆漫无形，血亮之夜又沾一丝诡异。

东面山口处远远传来马蹄踏地之声，狄风耳郭微微一动，挑眉朝东望去，身后众将士们亦是听见马奔甲震之音，纷纷转身向东，执弩以待，眼中尽是警备之色。

战马被止的低嘶之鸣杳杳传来，半晌之后不闻蹄踏之音，人马之声渐渐消无，更是不见一个中宛士兵冲入谷中。

狄风心蓦地往下坠去，面色愈黑，黄世开到底是……没上这当。

掌中之剑一横，正要落剑而收时，山下忽然响起箭啸之声，簇簇棱光自东面山口齐越而来，划夜破风，百矢凌谷之声煞是慑人。

镞尖没地，激起一片轻尘，又有乱箭射中两侧山上石壁的，一波纷乱未平，另一波箭雨又至，如三四次，几有千矢，齐望墩下山间窄道满是纷落箭骸，坡壁上亦有短尾利箭横七竖八地插着。

而后箭啸终停。

狄风凝神以待，黑眸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，重又竖起掌中之剑，嘴角暗划冷笑一瞬。

好个探敌虚实之计，若不是他让陈进袭营后率部上山，抑或先前陈进动作慢上几拍，只怕现下郤说人马已被这乱矢射倒大半！

山谷间不闻人声马嘶，半晌风过静夜后，东面山口处又起动静。

马蹄踏地之声于一刹那间猛地响起，纷杂错甲之声亦是震乱不休，下一瞬便见中宛骑兵纵马而入，银甲在远处火光映射下愈发醒目，战马飞驰，银光素行，如同活动的射靶一般，于夜色中格外分明。

狄风目不转睛地盯着自东面奔来的数众人马，待其后山口再无兵马之象，才在心里飞快地估算了一下。

只有二营左右的兵力，可见黄世开还是老成深谋，未派出重兵来追，又怕有诈，所以才叫人在未入山谷前先放箭四轮。

山下中宛骑兵一路飞奔，离齐望墩越来越近，盔上红缨似血染目，风啸林

颤，天边隐隐泛起一丝白意。

狄风嘴角陡硬，飞快回头，目光扫过严阵以待的麾下将士们，而后猛地振臂落剑，剑刃扫风，嗡嗡作鸣，一命之下，众人皆动！

臂弩纷纷对准山下疾过人马，未有号令，而弩矢齐齐遽发，飞一般地射向谷间窄道！

天边一隅亮起三分，驱退暗黑之夜，日头破云而出，万丈金芒如网一般笼下来，衬得那横刃镞尖发出令人不能凝视之亮，千矢如漫天银雨一般，朝着中宛人马猛地落下！

马翻人落，谷间狭窄，跌绊连宕，中宛大军前倒后随，不消多时便折落大半，惊兵之声杂乱而起，后面人马疾停不进，纷纷亮刃以待，朝山上箭发之向往过来。

前面落地未伤之兵也纷纷爬起，拾起兵器便飞速朝后退去，山下吼骂之声瞬时响彻谷间——

“是郃说伏兵！”“退，往回退！快！”

反应过来的中宛兵马在乱中掉头转向，欲沿原路朝东面山口而退，兵急马颤，一派杂乱无章之象，马蹄踏矢而歪，散兵为身侧疾行战马所冲，又摔倒在地，待零星几匹脱缰战马飞奔至山口时，后山之上蓦然响起惊天动地的嘶吼声，方恺麾下郃说人马猛地朝山下冲下来！

树木为之陡颤，风萧过耳不停，以高凌下，顺势疾冲，如利剑一般劈过中宛溃逃之兵，瞬时将其后路断于铁蹄之下！

中宛将兵惊慌之下更是章法全无，谁也没想到临近破谷而出之时却被生生阻住，郃说兵马势不可当无法硬战，中宛溃兵求生之志顿涌，再次纷纷掉头，朝西面疾驰而去，欲从山谷间的另一头冲出去，以求生天之机！

一声尖锐的哨啸之声自山上响起，齐望墩半坡处的陈进伏兵伴着啸声杀下山去，将西面之路亦是生生封死！

中宛人马被牢牢困于齐望墩坡下谷间，绝望之地求生不能，将兵们被逼得眼冒血光，个个甩弓上箭，意欲同郃说士兵们拼死一战！

虽是被冲杀，人马俱惊，中宛骑兵待将令下后仍是飞快地结盾成形，向中间缩成圆形团阵，以御正从东西两面疾速逼近的郃说大军。

红日破雾陡升，光照大地，扫去山间一切阴霾，林间尚伏郃说众兵跃跃欲动，就待狄风一声令下，然后便冲下山一道围剿中宛兵马！

下面中宛结阵人马如铁水冻凝，甲盾在外，方恺陈进二部一时间竟找不到可突破之处，只是在两面堵着，以观后策。



狄风眼望山下形势，面上神色终是变了变，眉间微微一动，回身望众，翻肘扬剑，朝天竖起，猛地挥了几下，高声吼道：“跟着我，冲！”

“冲！”

麾下将士们齐齐嘶吼出声，亮刃于外，黑甲暗光如波顿涌，人马沿着山间陡道俯冲疾下，转瞬便至山下！

如黑色利箭一般，马踏道尘，直直劈入中宛团阵正中，将其猛地撕出一条口子，甲翻人仰，先前固若金汤般的中宛骑兵阵此时裂为两半，东西两侧郃浞军队见状急上，同狄风所辖之部分剿已破中宛残阵！

剑起剑落，谷间山风裹着浓浓的血腥之气，天边红日为云所遮，赤边隐隐似血，金属相触而震之声，人仰马翻哀号之音，响彻山里山外。

战势陡倾，郃浞士兵如重山相压，狂扫中宛散兵弃部。

狄风执剑凝神，飞速扫荡着眼前两军人马，眼眸在看见右面山壁下的赤马黑甲之人时突然一暗，而后蓦地策马飞驰，直向东面奔去！

一马独行，一刀自利，剑尖直抵突喉！

狄风手腕微震，掌中之剑断刃卡在中宛小将颈前，目光映血而红，脸色寒似千年未融坚冰，“此时若降，我还能留你一命。”

小将盔没甲破，脸上挂彩，目光逡巡一圈，而后颓然叹道：“还望将军放过这些士兵！”

然后身子猛地向前一顶，任那断剑利刃划过颈前，人跌马惊！

温热之血溅起，狄风眼前一红，飞快收剑，剑尖凝血，抬手草草抹了一把面上血迹，回身大吼道：“将已战死，尔等速降！投兵器者，免其一死！”

正在激战的郃浞将士们闻之，均大声呐喊起来，“投兵器者，免其一死！”“投兵器者，免其一死！”

喊声震天，中宛大军士气已没，见率军赴此的主将战死，又听狄风愿放他们生路，骤惊之后又是迟疑……

半晌之后，最靠近东面山口处的一人猛地扔了手中之剑，“我……愿降！”

此举如同石子漾波，一举掀起层层涟漪，自东而西一路过来，中宛士兵们纷纷掷兵戈而言降，滚鞍落马，弃箭投弓。

郃浞众将士们难抑面上兴奋之情，时隔这么久，终于打了一场痛快胜仗，原先笼罩军中的瘴疫之忆、苦守之难、被袭之痛，此时统统尽数消弭，心中只剩无边喜悦！

不知是谁先高呼了一声“吾皇万岁！”，年轻的声音充满阳刚之气，于这初晨山间抖荡不休。

郃浚大军一时群情激昂，前后纷纷扬起手中枪剑，直指青天，口中齐齐高喊——

“吾皇万岁！”

“吾皇万岁！”

“吾皇万岁！”

三声高呼响彻九天云霄，震破中宛残军之念，郃浚将士们难掩面上骄傲之色，他们是皇帝陛下心中永远信任的国之禁军，是狄风手下骁勇善战永不言怯的陷阵利刃！

狄风望着眼前这场面，胸口激荡之气上下起伏不休，握剑之手似要攥裂掌上剑柄，眼里涌出水光，映日而亮，嘴角微启，心中默念……

吾皇，万岁。

已降尚活的中宛士兵们在收殓死于前战的士兵们的尸首，漫山遍谷的血腥气味被初晨之风凜凜吹散，日头爬高，红霞扫雾，空蒙气明，恍惚之间竟有隔世之感。

狄风缓缓收剑归鞘，剑柄之上血凝成痕，玄虎四爪攀鞘而攥，缁黑纹路混着暗红之色，一派残僵诡戾。

挂剑上腰，背过身，朝先前那名中宛小将阵亡之处走去。

步子一迈，身上铠甲互擦而动，有干涸的血沫簌簌而落，靴底踏沙，黏稠之感胶着不去，血染靴尖。

风迎面扑来，扫过身周，腰间玄剑呜呜作响，帅心互印，忠君报国之慨于胸腔之中翻腾波涌，久久不休。

齐望墩不甚陡的山坡下，碎草野花碾没一片，全落了血迹。

那名中宛小将倒在地上，颈间纵深裂口处血涌已止，一张年轻的脸色苍白无色，双眼微开，望着前面，手中长剑已折，剑柄却仍紧攥于掌间。

狄风屈膝，慢慢蹲下去，伸手抚过他的脸，替他将眼眸合起，又捡过一旁已被血浸透了的甲盔，翻腕扣地，将其间残血倒出，而后大掌抚顺其上已剩无几的盔缨，将它仔细地戴回他头上。

将盔带系好，又替他將身上盔甲裂片剔检一番，伸手去拉他放在胸前的左手，却怎么都拉不动。

远处郃浚将士们在搜罗败军死士身上值钱的东西，低笑之声不时传来。

郃浚军中有规定，征伐于外，疆场所得除却器甲粮草，其余钱帛之物悉数分赏士兵，朝廷只取土地。



狄风沉眉低思，用力将年轻小将已是僵直了的手臂向后一拉，解开他身上盔甲，手探进他胸前先前被紧紧按住的那一处，摸索了一阵，手指触到纸样之物，不由皱眉，将其抽出。

一折信笺叠得齐齐整整，正正搁在胸口处。

其上湿血沾沾，薄薄的一张纸几被浸透。

狄风起身，眉头骤锁，这一笺纸被他如此重视，至死都不忘护着，想必其间定是内藏重要军情。

伸指欲拨之时，身后却传来方恺的声音，“将军，弟兄们都已准备停当，何时回营？”

狄风握住那纸，回身转望一番，见被俘中宛众士已被集结在西面山口处，郃说士兵们收戈备马已作欲走之势，不由将那信笺收起，对方恺点头道：“此地不宜久留，天已大亮，黄世开若得消息，只怕会再遣重兵，现下便走！”

方恺领命而退，召集众营指挥使分领中宛降兵，陈进之部竖旗在前先行，狄风领兵压于其后，数众人马出谷之后疾行飞驰，直奔万州郃说大营。

守营之兵早已闻得昨夜一役狄风大胜，因是见他归来之时，面上均暗隐喜色，“将军！”

狄风传了几道令，将军中诸事及所俘之兵一一安排妥当，这才将马交与小校，一边往中军行去一边卸甲，低声道：“不过一役而已，如何值得这般高兴。”

小校接过他递过来的头盔，拾袖擦了擦上面的灰血，“将军，京中有诏至营……”

狄风皱眉，随即又挑，回头看他，“何时到的？”

小校道：“卯时初刻，因将军领军出营，便贡在中军西案上了。”

狄风微一颌首，脚下更快，步履如飞，踏尘之色带了血雾，也顾不得再解身上厚实铠甲，一脸灰蒙干血之迹也来不及擦，便直直往中军行辕而去。

撩帐而入，三大步便迈至西案前。

高案上燃香轻烟缭绕，软绸铺盘，明黄之卷龙纹隐隐在现。

狄风垂眼低首，屈膝而跪，伏地三叩，撑于身前的大掌指节发僵，半晌才抬起头，慢慢站起身来。

帐帘由外而落，蔽去外面灿阳人声，遮去青天白云之彩，只留一帐苍思。

狄风眼望铜盘上的黄轴之卷，良久不动，眼底黯了又明，终是转过身，握拳走至另一头，坐了下来。

掏出先前收起的那纸信笺，其上湿血已干，一纸干棱，硬巴巴的，展开之时碎了一角。

墨被血浸，模糊一片，灯烛之下隐约可以辨出其上几句话。

狄风目光左移，嘴角慢慢垂下来，手指僵直，隔了不知多久，才松了手，任那信笺落至膝上。

人靠上座背，缓缓合了眼。

哪里是重要军情之报，不过是一纸家书罢了。

脑底浮沉有加，眼前闪过那年轻面庞上不畏死事之情，又忆起他牢牢置于胸前、至死也不肯松一分的左手。

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

……抵万金。

狄风猛地睁眼，下座朝西案走去，抬手去握那卷黄轴，指尖触及其上细软之绸时竟在发抖。

左腿负伤，连夜未眠，勇战山谷，此时此刻是人疲心乏，灰土及面，指甲缝里都是发黑的血涸之色。

可听见有诏至营，心潮遽然突涌，急急而来，却是不敢轻阅。

领兵出征，在外已近一年，京中风物于脑中竟是模糊起来，唯一惦念不忘……永远惦念不忘的只是那一人。

自幼无家，及长蒙得先帝青眼垂加，从此便以疆场为家。

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……

只是家书何来。

手中圣旨凉烫交错，心若有家，家只在此。

捧了这一轴明黄，慢慢走回去，坐下，轻轻扯去封轴之带，展于面前，目光自上而下，自右及左，字字缓阅。

阅毕垂眼，合轴紧攥，面色更乏。

说到底，不过是要他无论如何不得向朱雄讨援，不得令军中将士们对邺齐心生嫌怨。

说到底，不过是为了那个男人。

他睁眼，看见先前那纸染血之笺正落在脚下，不由弯腰捡起，弹去其上污尘，眼底冰融缓消，渐起水光。

这许多年来滚滚沙尘血溅兵马，所留之命不过只是为了她。

只是有心无家，这一生又该命作何终。

大历十二年四月初十，狄风败中宛大军于齐望墩，毁仓烧粮，杀敌三千余人；十二日，黄世开退走方州，狄风占盐州。



十四日，邺齐大军北上，朱雄败南岵大军于青州之野，俘剿器甲粮草不可计数，遂占青州。

十六日，工部尚书、端明殿学士沈无尘抵赴北戡。

西苑林间木已苍翠，绿叶婆娑，粗枝横展。

红衣紫弁，骏马昂扬，风华及转便在眨眼之间。

英欢低低“吁”了一声，将座下之马勒停，回头之时额汗溅落，桃面粉如春开之花，纤眉黑亮，肩背侧面箭箠中白羽似雪，映日而亮。

曾参商于后驱马上前，黑色骑装瘦裹其身，嘴角噙笑，低声道：“陛下先前那一射确是大有进步。”

英欢眉尾飞扬，笑道：“此话当真？莫要哄朕开心。”

曾参商伸手抚弓，“臣万万不敢欺君。”

英欢长靴侧磕马肚，拉缰转向，往回行去，瞥她一眼，脸上笑意莫辨，“这天底下，你曾参商可是欺君第一人。”

曾参商一下便红了脸，默默不语跟在后面，深知英欢其意，自己女儿身瞒了这许多年，只消英欢一开口，她项上人头下一瞬便该落地。

虽是英欢于上回西苑骑射之宴时意外受伤，却并不弃习骑射，此番自曾参商被鉴无过之后，便定了每月三回，由她伴驾至西苑，仍教英欢习骑射。

如此圣宠隆眷，朝中不知有多少人暗暗红了眼，而曾参商自己更是明白，因是行事丝毫不敢逾矩，性子也比从前收敛了不少，怕的就是如上回那般又遭人无端陷害。

沈无尘蒙皇上恩宠这么多年，稳而不骄又勤恳为民，这才能一步步走至现如今这高位，她虽不言，可心中却是无比清楚。

英欢在前骑行，听不见身后人声，不由侧头来望，见她半垂了头不知在想什么，不由笑道：“朕不过吓你一下，你便真当朕想要你的脑袋不成？”

曾参商蓦地回神，忙道：“臣不敢作如是想。”停了停，再开口时带了丝踌躇之意，“臣有一事想问陛下，却不知……”

英欢眸光微晃，淡淡打断她，“想问沈无尘？”

曾参商一下子便怔住，嘴张着，半晌才小声道：“陛下是如何知道的……”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手绞着马缰，又慌忙解释道，“自沈大人至北戡后，这么多日子来再未有过音信，因是臣才想……”

英欢望着她，将她面上神色尽收眼底，回身策马，“你为何这么关心他？”

“臣不是因为关心他才问的！”曾参商急急忙忙地低叫一声，手中缰绳跟着

一紧，座下马儿喘嘶吁吁，抱蹄抖鬃。

英欢唇边浮起笑，“性子比马儿还躁。”颇有深意地看她一眼，而后蓦地一夹马肚，朝前穿林奔去。

曾参商小而挺翘的鼻尖上沁出几粒汗，眼望英欢渐行渐远的红衣背影，眉一皱心一叹，扬鞭用力抽了下马臀，追了上去。

一个半月前京中闻沈无尘至北戡，而后便再未收到过任何自北戡传来的消息。

那一日于东角楼外大街上，马车之中她对他说的那句话，仿若梦魇一般，日日夜夜令她不得好过。

……你此去北戡，最好永远不要回来！

当日心中对他满是愤恨之情，怨念之辞未经细想便脱口而出，眼睁睁地看着他面色及黑眸间转黯，却也未思他会作何想法。

只是现如今，真的再也不能得他的音信，自己竟会惆怅。

是愧疚还是歉意，知自己会担心他的安危，可这感觉却让人异常惶恐。

他的目光他的声音，和煦之笑出奇之举，在她脑海中一日却比一日清晰，回忆中那些不多的同他在一起的零碎画面，就如一只无形的手，强有力地攥紧她的心，时刻不松。

倘是他真的为北戡所害，再也不能回来……

心猛地一扯一揪。

曾参商咬咬牙，口中低低地咒骂了一声，他敢出意外！他敢不回来！

若是他让她此生徒留愧疚之情，便是他死了她也不会放过他！

狠夹马身，策马纵行，不消一刻便至林外。

英欢人已下马，抬手解开头上紫弁，将马缰递给一旁候着的殿前司侍从，自向不远处苑廊间走去。

曾参商翻身下马，稳稳落地，反手扬缰，收鞭入袋，动作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，而后紧跟英欢步伐，向前行去。

廊间有黄衣舍人祇候在前，手捧一折赭章，见英欢骑射已毕，便上前恭敬道：“陛下，枢府命人送来的。”

英欢由着旁边宫女替她解卸背后箭箠，眉扬眸亮，二话不说，伸手便将那折子接过来。

曾参商抬眼去望，就见那赭章之上插了红色小旗，不由挑唇而笑，走两步过去，问那舍人道：“又是东面捷报？”

黄衣舍人低眉颌首，“是。”

曾参商使劲握了握拳，心中大悦，这已是自郅浞、邲齐二国同向南帖用兵以

